

当经典遇上弹幕

玉渊杂谭

胡一峰

近日,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剧即1986年版《西游记》、1987年版《红楼梦》、1994年版《三国演义》和1998年版《水浒传》以弹幕版的形式在网上亮相,在年轻观众中引发了一波观剧热潮。四大名著改编的同名电视剧,不但已成为当代中国的视频经典,而且是留驻于几代人心中美好的回忆。弹幕版的问世,既是经典魅力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延续,更体现出视频欣赏从大屏时代向小屏时代转化中的审美新变。

四大名著电视剧的观众究竟有多少,或许已经无法准确统计了。但很多人都不会忘记,在没有智能手机的大屏时代,一家人在客厅里,面对电视机,或为美猴王的机敏果敢而开怀,或为刘关张三兄弟

的忠肝义胆所感动,或为宝黛的爱情悲剧而伤心;有的地方,更是左邻右舍一起坐在院子里大树下,头上是漫天星光,耳边是电视里“天上的星星参北斗”的豪迈歌声,这不但是一种生活记忆,而且积淀成了一种审美偏好。这正是弹幕版受欢迎最重要的基础。

当时间进入小屏时代,人们习惯于在电脑上、手机上独自欣赏视频,然而,艺术天然地带有社交属性,欣赏者总是乐于分享自己的观剧体验。尤其是优秀的文艺作品,更会让人看后产生不吐不快之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弹幕与经典作品的结合,让人们欣赏心得和感受得以即时、迅速的表达,并展开互动和交流,进一步凸显了经典文艺作品作为纽带纽带的作用。

从技术形态看,弹幕与视频的相结合始于2006年;但弹幕精神源远流长。回顾文艺发展史可以发现,以只言片语的形式,对文艺作品进行点评,是我国文艺传

统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。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大都采取评点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看法。就四大名著而言,不但各自都有点校本,而且金圣叹对《水浒传》的点评、脂砚斋对《红楼梦》的点评等,已经成为与被评点的作品同样经典的批评文本。正所谓“经典也要有人懂”,正是这些精彩的点评构成了以经典为中心的跨时空文化交流,让经典在反复欣赏和不断阐释中变得更加丰满,也促成了其广为传播和有序传承。和当年书页上的眉批、旁注一样,今天的弹幕也符合视听时代经典作品的载体特征,它所筛选出的“名场面”、发掘出的“梗”、提示的“高能”,都赋予了经典新的活力,拓宽了多角度的文艺欣赏空间。很难断言,今天那些看似杂乱、随意的弹幕中就一定不会诞生出如金圣叹这样的大师和妙语佳句。所以,对弹幕与经典的结合,我们不妨采取鼓励的态度。

不过,大量无意义的弹幕确实对欣赏造成了损害。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,正当剧情进入紧要关头,大片各种颜色的文字却于弹般快速掠过屏幕,完全遮蔽了画面本身,不但干扰和打断了欣赏过程,而且妨碍人们认真观看演员的表情和神态,而这些细微之处的考究和独到,恰是一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。还有些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过度热衷于“玩弹幕”,注意力偏离剧情本身,致力于“抢占场面”“修改剧情”,给角色“接下茬”,甚至以恶意指评哗众取宠,对经典作品的艺术追求和思想内涵却视而不见。这种做法违背弹幕的初衷,不值得提倡。发挥好弹幕促进文艺欣赏和交流的功能,最根本的当然要靠观众审美能力的普遍提高,但同时也有赖于视频网站的技术改进,科学合理屏蔽恶意指评,开发欣赏者有选择地“观看”弹幕的功能,让弹幕真正变成给经典赋能的利器。

他不仅是爱因斯坦的老师

科学史话

武夷山

工程热力学及其应用的先驱者之一奥列尔·斯托多拉(Aurel Stodola)1859年5月10日出生于斯洛伐克的利普托夫斯基米库拉什。斯托多拉在斯洛伐克的莱沃恰上了中学。1878年,他毕业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理工大学。1881年,他在苏黎世的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获得机械工程学学士学位。1883—1884年间,斯托多拉又去德国夏洛滕堡理工大学(柏林工业大学的前身)和巴黎索邦大学进修深造。接触多种文化的经历,开拓了他的眼界。

1884—1892年间,斯托多拉在工业界摸爬滚打了8年,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。一开始,他在匈牙利国家铁路局工作,后来又去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家工厂工作了多年,设计蒸汽轮机、水轮机和压缩机。

从1892年起斯托多拉入职瑞士联邦理工学院,担任机器制造专业的助理教授,讲授设计学和机械课程。评上教授后,他一直在这里工作,直到1929年退休。1903年,他用德文发表了手册性质的重要著作《蒸汽轮机和燃气轮机》,该书不仅讨论了汽轮机设计涉及的热力学问题,还讨论了流体流动、振动、板、壳和旋转圆盘的应力分析,孔和圆角处的应力集中等很多主题。1927年,他发表了著作《蒸汽轮机和燃气轮机》,并不断对此书进行修改扩充完善。该书的第一版有220页,第五版达到1100多页。此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,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。1939年,他与瑞士著名能源公司BBC密切合作,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燃气轮机驱动的发电机。斯托多拉的工程业绩获得广泛承认,1908年,斯托多拉因其工程成就获得格拉斯霍夫纪念奖章。1940年,他因蒸汽轮机结构元件开发方面的成就获得詹姆斯·瓦特国际金质奖章。

除了擅长的蒸汽轮机和燃气轮机领域,斯托多拉在其他领域也不断探索,有所成就。1915—1916年间,目睹一战战场上下来的很多伤员失去了手,斯托多拉对此深表同情,就和德国外科医生费迪南·绍尔布鲁赫博士两人合作,发明了机械驱动的人造手,该成果让其他假肢的制作也得到改善。1928年,斯托多拉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热泵。1929年退休后,他仍担任内燃机开发方面的技术顾问。1931年,他发表了《对工程视角世界观之思



奥列尔·斯托多拉

考》,该文是对科学的社会责任的反思。斯托多拉对自己的母校和工作单位——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很感激,于1924年建立了一笔基金,用于资助母校的科研与教育。到2002年时,这笔基金的账面额已达200万瑞士法郎。后来,他又捐钱在非洲加蓬建立了阿尔贝特·施韦泽医院,这家医院在疟疾治疗方面有很高水平。在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工作期间,他教育培养并影响了数百名科学家,包括1896—1900年间在此就读的爱因斯坦。斯托多拉与爱因斯坦维系着终生友谊。爱因斯坦在《感谢斯托多拉》一文中写道:“要是斯托多拉生在文艺复兴时代,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和雕刻家,因为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他人生的推动力。多少世纪以来,有这样性格的人常常被科学所吸引。在科学的领域里,时代的创造性的冲动有力地迸发出来,在这里,对美的感觉和热爱得到了比门外汉所能想象的更多的表现机会。多年来在他作为一个教师的(1892—1929)富有成果的活动中,他对学生产生的激励是巨大的,提起他和他的工作,没有一个人的眼睛不是闪闪发光的。”

斯托多拉于1942年12月25日于苏黎世去世。1989年,他的遗体被移回斯洛伐克他的出生地安葬。1984年发现的3981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斯托多拉星。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设立了一个以斯托多拉名字命名的奖项,表彰机械工程领域的优秀专家。

(图片来源: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)

摄手作

君子荷

(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)



鲍安顺文 飞素摄

喜爱荷,因为它是花中君子。中国古籍中的荷,现身甚早。诗经中就有“山有扶苏,湿有荷华”,还有“彼泽之陂,有蒲与荷”。可以说,荷最早以爱情形象出现在诗经,充满了浪漫风情,也洋溢着君子风范。大诗人屈原对荷情有独钟。他在《离骚》中写道:“制芰荷以为衣兮,集芙蓉以为裳。”可见,诗人爱荷之心,情深意切。他与荷相依,摘荷为裳,多美呀。荷作为室内纳凉的主要方式则是手摇风扇。由于普通手摇风扇产生的风力小、费人力,于是有帝王希望对其进行改进,甚至亲自指导机械化的风扇设计,雍正、乾隆父子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。

万里的另一句更加别开生面: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一种风荷无边的美景,让人叹为观止。荷花有色有香,总是令人魂牵梦萦;荷花有节有操,因而让人心生敬仰。唐李白称赞它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,是禅家之笔。远及影响,后来宋朝的周敦颐便有了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千古赞叹,深深影响了我们世代相传的荷之记忆。荷花,也被称为佛教之花。传说佛祖的母亲摩耶中看到远处有一人骑一头白象向她走来,逐渐变小,从她的右肋处钻入其腹中,然后在娑罗树下降生了佛

祖。当时,百鸟群集,天乐鸣和,沼泽中突然开放莲花朵朵,大如车盖。这天,是四月八日,便成了佛教的“浴佛节”。佛教教义的三界众生中,净土圣人,以莲花而化身。莲花代表佛祖清净法身,于是便成为佛教艺术的重要题材,也是寺院中经常见到的吉祥物。在中国敦煌、云岗、龙门石窟中,以莲花为内容的艺术造型俯拾皆是。佛和菩萨的雕塑,均离不开莲花,或高踞莲花座上,神态安详;或手持莲花,注目凝神,就连世人最熟悉的观世音菩萨也是以莲为伴,观音的许多形象都以莲花作为陪衬。《红楼梦》中说晴雯死后,变成芙蓉

仙子,贾宝玉在给晴雯的叹词《芙蓉女儿诔》中道:“其为质,则金玉不足喻其贵;其为性,则冰雪不足喻其洁;其为神,则星日不足喻其精;其为貌,则花月不足喻其色。”那种荷花,与女儿般的冰清玉洁联系在一起,既有儿女情长,也有君子梦寐以求的生存渴望。民间对荷的崇拜中,让肥胖婴儿手持莲叶或莲花,手舞足蹈,祈祷连生贵子,祝福连年有余。荷字,与和、合、谐、音、莲、字、与、联、谐音音。人们就常以荷或莲,作为和谐、合作、团结等意蕴象征。这是一种祈愿,也是君子的生存理想。

雍正父子“发明”的机械风扇

博览会

周乾

位于北京市中心的紫禁城是明清帝王执政与生活的场所。在炎热的夏季,现代人往往通过空调或电扇的方式进行室内祛暑。古代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,紫禁城里的帝王在室内纳凉的主要方式则是手摇风扇。由于普通手摇风扇产生的风力小、费人力,于是有帝王希望对其进行改进,甚至亲自指导机械化的风扇设计,雍正、乾隆父子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。雍正帝日常居住、办公的场所为养心殿。炎热的夏天常常使得雍正苦不堪言,他认为普通的手摇扇子不能满足室内降温需求,因而下令让造办处制作了“机械化”的风扇。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之雍正二年(1724)“杂活作”记载,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,雍正帝下令做风扇一把。该风扇为楠木架子,铁芯,上面安装小羽毛扇六把,但使用方式仍为人工。与普通手摇风扇相比,该风扇的创新性在于,人工转动其中扇柄的时候,可同时带动六把扇子转动,产生的风力效果要比普通扇子好。当

郎中保德进呈做好的风扇后,雍正帝并不是很满意,下令对风扇进行改进,要求稍微降低风扇高度,并把小羽毛扇换成大羽毛扇。分析认为雍正帝坐着办公,降低风扇的高度便于接受凉风;大羽毛扇子则产生的风力更大,清凉效果更佳。雍正二年六月初八日,造办处将改进后的风扇进呈给雍正帝。雍正对风扇样式比较认可,但又认为服务人员人员在屋内转动风扇时会出汗,并产生不好的气味,于是提出制作拉绳风扇的想法,即在扇柄上增加一根拉绳,把养心殿东暖阁后檐墙(北墙)开一个口子,拉绳沿着开的洞口伸出屋外,服务人员在外拽动绳子,使之带动扇叶转动,产生风力。为防止冬天北风从洞口刮入,雍正要求造办处再做木板一块,冬天堵塞洞口用。七月五日,总管张起麟进呈说,拉绳式风扇做好,共做了2个,养心殿东暖阁、西暖阁各一个,雍正表示满意,并开始使用这种风扇。尽管雍正“发明”的拉绳式风扇仍为人工操作,但是其风力由绳子带动扇叶转动产生,且扇叶数量比普通手摇数量多,产生风力相对更大、降温范围更广。雍正的四子乾隆对自动风扇很感兴趣。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之乾隆二年(1724)“自鸣钟”记载,六月十三日,乾隆帝下令让服务于造办处的法国耶稣会士沙如玉制作带有“自动风扇”的自鸣钟一台。11个月后,带有“自动风扇”的自鸣钟制作完成。该自鸣钟的特点在于,其上部安装有风扇,且钟的发条带动内部齿轮转动时,通过牵引装置带动风扇转动,从而使机械风扇成为了现实。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时期的红木人物风扇钟就有类似特点。该钟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,下部为箱体,内可放物品;中部为时钟,通过发条转动可带动指针计时;上部则为手持桃形扇子的童子及立于童子背后的大风扇。当时钟走动时,带动童子上下摆动扇子,并带动大风扇水平转动,在夏天可产生较好的清凉效果。故宫博物院现藏类似功能自鸣钟数台,大都为乾隆时期制作,这与乾隆帝支持创新的思想有着密切联系。乾隆帝还鼓励运用机械动力来制造大风扇。圆明园四十景之水木明瑟殿在清代就是三间大风扇房,为清帝避暑的场所。水木明瑟殿初建于雍正五年(1727),原名为“耕轩”。后来乾隆亲自指导,引入西方水法将其改造成风扇房。乾隆九年



内务府造办处造红木人物风扇钟(清乾隆) 图片来源:故宫博物院影像资料库

(1744)所作御制诗《水木明瑟·调寄秋风清》里,表达了“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,以转风扇,冷冷瑟瑟,非丝非竹,天籁遥闻”的感受。在这里,“泰西水法”主要是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式水车,又称“龙尾车”,其基本原理是利用内部轴的旋转来带动螺旋叶的反向旋转,并使得水不断提升,以提供风扇转动的动力;“冷冷”是指水声的清澈盈耳,“瑟瑟”则是指林间树叶在刮风时的轻微声响。利用流水产生机械动力,使得殿内的风扇自动运转,不仅解决了人力的耗费问题,而且水声潺潺中还伴随习习凉风,营造出绝佳的避暑意境。

不难发现,雍正父子“发明”的风扇均与当时的手摇风扇在动力上有着明显区别,反映出清代帝王希望获得更好解暑效果的愿望。不仅如此,乾隆帝鼓励在当时较为发达的科技手段在风扇的制作中进行运用,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机械动力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(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)

立秋之日戴楸叶

物种笔记

郑学富

“折枝楸叶起园瓜,赤豆如珠咽井花。洗涤烦襟酬节物,安排笑口问生涯。”南宋诗人范成大《立秋》诗中的“折枝楸叶”指的就是戴楸叶、应时节的立秋习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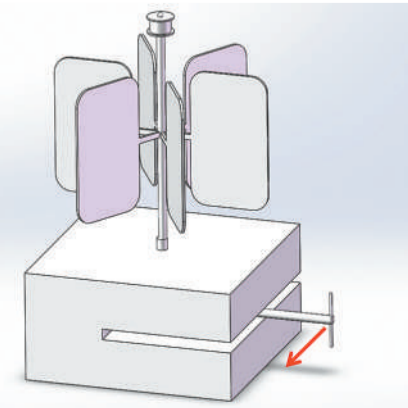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:“秋,楸也,物于此而揪敛也。”此时万物开始“揪敛”,即收敛的意思。俗话说:“一场秋雨一场寒,十场秋雨要穿棉。”立秋之后,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,秋天即将来临,梧桐树开始落叶,因此有“落叶知秋”的成语。在宋朝时,立秋这天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殿内,等到立秋时辰一到,太史官高声奏道:“秋来了。”随着奏报的声音,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,这就是报秋。人们为何立秋要戴楸叶呢?因为楸树之“楸”与秋天之“秋”同音,人们戴楸叶,表示为迎接秋天。据民间说法,立秋日戴楸叶,可保一秋平安。

楸树是一种落叶乔木,叶子呈三角状卵形或长椭圆形。楸树是中国珍贵的用材树种之一,枝干挺拔,楸花淡红素雅,自古以来楸树就广泛栽植于皇官庭院、胜景名园之中。楸树不仅能美化环境,而且还具有药用价值,古时人们还有栽楸树以作财产遗传子孙后代的习俗。韩愈《楸树》诗赞道:“几岁生成为大树?一朝缠绕因长藤。谁人与脱青罗帐,吐吐高花万万层。”

立秋戴楸叶的风俗由来已久,唐代陈藏器《本草拾遗》中记载,唐朝时立秋这天,长安城里开始售卖楸叶,供人们剪花插戴。到了宋朝,此俗风靡全国,男女老少有戴楸叶的风俗,有的地方不仅戴楸叶,而且还把楸叶或树枝编成帽子戴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:“立秋日,满街卖楸叶,妇女儿童辈,皆剪成花样戴之。”到了南宋,这种风俗更为盛行。《临安岁时记》曰:“宋代,立秋之日,男女都戴楸叶,以应时序。”南宋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三记载:“立秋日,都人戴楸叶,饮秋水、赤小豆。”《梦粱录》也有“都城内外,侵晨满街叫卖楸叶,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,剪如花样,插于鬓边,以应时序。”的记载。

到了元代,这种风俗传入了宫中,身为蒙族的王公大臣也接受了汉民的习俗。元人熊梦祥的《析津志辑佚》说:“车驾自四月内幸上都,太史奏某日立秋,乃摘楸叶。涓日张燕,侍臣进红叶。秋日,三宫太子诸王共庆此会,上亦簪秋叶于帽,张乐大燕,名压节序。”

明代,戴楸叶之俗更加流行,明朝人田汝成在《熙朝乐事》中说:“男女咸戴楸叶。”除了戴楸叶之外,还做成中药楸叶膏。明代著名戏曲作家、养生学家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说:“立秋,太阳未升,采楸叶熬膏,擦疮疡立愈,名楸叶膏。熬法以叶多方醇。”到了清朝和近代,民间一直盛行立秋戴楸叶之风俗。现在一些地方仍保留这一传统民俗,一些少年孩子们不仅在胸前佩戴楸叶,而且还用楸树枝叶编成草帽戴在头上,以防“秋老虎”烈日暴晒。



雍正“发明”的风扇示意图 作者绘制

圆明园四十景之水木明瑟

图片来源:故宫博物院影像资料库

